

意外的

榆树苗

耿占坤

记得老家的夏天,在村头地尾、房角墙根,尤其是湿润的低洼处,总是会长出许多榆树苗来,成簇成片。虽然绝大多数都活不到第二年,但是总有一些能坚韧地生存下来,倘若不是人们刻意将其清除,我猜想用不了多少年,它们就会遍布村庄田野。因为榆树是坚韧而顽强的,就像农民。当然人们铲除这些幸存的树苗,是因为它们无望成材。

其实,对于旧时华北平原的农村,在青黄不接的荒春岁月,榆钱是季节的一份特别赏赐。母亲们采来鲜嫩的榆钱,用少许面粉(如果家里有面粉)拌匀蒸着吃,能让家人过几日有滋味的日子。孩子们喜欢爬到树上,一边帮忙往篮子里采摘,一边直接放进嘴里生吃。生榆钱清香多汁,非常美味。所以那个年代,只有高挂在树顶的榆钱,才有望成熟,才有机会成为种子,在风中旋转着它们飞碟般的圆盘翅膀,如果幸运,能够飘荡

到合适的地方,落地生根,传播繁衍。这种概率,如同蝌蚪变成青蛙。

关于榆钱和榆树苗的形态与事件,大概是我较为欣喜的童年记忆之一,所以每到榆钱挂满枝头,总是不由自主地怀念起来。

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几十年,榆树倒是并不鲜见,却再也没有看到那些随地野生的、绿茵茵的成片榆树苗,即使在夏天的公园里也不曾遇见。于是我想,哪怕是这种生性粗糙、从不挑肥拣瘦的树种,大概也不适宜在这种环境自由野生。

某日闲暇,临窗张望,忽然发现外面窗台的角落里,聚集一撮干黄的榆钱。这是被风随机送上的,虽然有一瞬间怜悯它们落错了地方,可又想即使落在外面的土地里也别无二致,或许已经腐烂了,于是心安。看着看着,我居然突发奇想,俯身把它们收拾进来,埋入一只花盆,浇上水。类似去年我同样埋入一枚荔枝核一样,

并没有当真。

数日后,偶然瞥一眼绿萝下的花盆,竟看见七八个绿色的小苗生长出来。苍白细长的茎秆上挑着两片或四片绿叶,如纤弱的毛发一般摇摇欲倾。我大喜过望,忙呼唤妻子一同观看,欣赏这脆弱的小生命,分享我的创造成果。然后我满心欢喜地把花盆捧到阳台,又浇一些水,让它们沐浴少许阳光和暖风,希望能健康成长。下午时分,当我满怀愉悦再去看望时,却令我吃了一惊:这些小苗全都倒伏下去,形容萎靡。我蓦然醒悟,它们在房间暗处的花盆生长,弱不禁风啊!急忙忙,我再把花盆拎回原处。心中一阵忐忑内疚。不知接下来情形如何,希望它们能恢复过来吧。

我呆呆坐下,望着这些伤不起的小苗,心中怅然若失,又不免萌生一丝不服气的怨怒。在我不多的美好记忆里,在我家乡的黄沙土地上,在我贫瘠的童年时光,它们卑微粗贱,又

富于野性的顽强,有一点水分就发芽,给一缕阳光就成长,而现在却这般经不起呵护与锻炼。或许时代不同,它们就变成了不同的孩子了吧;到了城市,它们就变成了城里的孩子吧。

看着它们羸弱的身影,忧伤受苦形容,有一刻我忽然有些后悔。我为什么要把它们种下去呢?心血来潮的好玩,还是受到童年记忆的驱使,或者怀抱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无妄期许?现如今,当这些幼苗经历着这不在命运安排之中的生的磨难,当它们想到那些被扫入垃圾堆、在水泥道路飘零或者没入草丛泥土的同胞们,它们会埋怨我还是会感谢我呢?我不能确定。

但是最后,我坚持认为,也许它们不能长高长大,然而毕竟,它们没有默默地腐烂于无形。作为自然的种子,它们在本该拥有的季节和生命历程中,获得了发芽的机会。

美不过如此

胡永刚

三角梅

这仅仅是一次不经意的会晤引起的炎症
除了三角梅,谁还有那么浓密的汁液,让他通体发热

一个逃亡的灵魂向我高呼,发出低沉的回声
除了三角梅,谁还站在十月的海边,深深地嗅着相许的气味

像以往一样,你触摸我的手指触摸到虚无的身体
除了三角梅,谁还在触摸我的同时触摸到蔚蓝的星空?

绝不是一次邂逅就能改变秋意,绝不是一次振翅就享有那高度
除了三角梅,谁还能加入他那迥然相异的目光,开动金色的滑翔器

小镇旅馆不见了,我栖居在伤感的萨克斯音符中
除了三角梅,谁在寂寞的旅途唤醒我,让我反抗冷漠的夜

最初和最后的三角梅,毒日头烧红骨头的三角梅
在马群的心脏里尖叫的三角梅啊,谁还在秋天的阴影里奔走

扶桑

我吐出你的花蕊接近你。无法消退的红潮
把我的目光挂在枝头,和这深秋的寂寞并蒂

暖色调的惆怅,从你摇曳的枝蔓逸出
我不饮而醉的醇香,来自你镜中的睡姿

层层舒展的深处,我张开你的嘴唇呼唤你
起伏的沉没之圆,谁在那里留下星星之火

绝不是一朵花让我们陷入回忆,它那么有力
在夜色阑珊中回眸,把我击倒

无处不在的絮语,这江边的点点渔火
哪一段光阴的背后纠缠着钥匙的私语

风雪在桥上疾跑,穿过擦肩而过的人
如今我抱住你
像抱住了身体里经年不息的呜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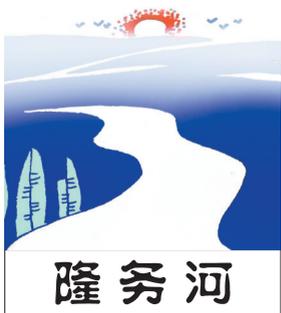
莲花

像一只停在时光悬梯上的鸟
在挂满天空的海啸中呼唤另一个
舌尖上开花的人,在闪电面前停止歌唱

我从你的叶脉进去,你从我的掌心出来
当你迎风舞动时,我收不拢你牵动的波涛
而我握紧的,正是你扎在我血液里的光芒

生和死之间,那一片沧海
互相联系又各自东西
摊开手掌,现实的抖动让我们不可触及

而在永不干枯的海上
在夜晚的明镜中
你的影子把黑暗的水照亮
那里,寂静的光颤动,并蒂的花孤独



从枸杞子身边走过

李万华

从未见过灰枸杞子和匍匐枸杞子开花,想不出缘由。不过水枸杞子开花倒见过,满枝细碎伶俐的白色小花,花蕊的黄深一些,从远处看,仿佛月色旧了许多,成为老去的记忆。

张潮在《幽梦影》里说“春听鸟声,夏听蝉声,秋听虫声,冬听雪声;白昼听棋声,月下听箫声,山中听松声,水际听欸乃声”,似乎惟有如此恰好,方不辜负半生。可夏天的蝉声未必好听,如果燥热难耐;冬天的雪声,也未必诗意到哪里,如果茅屋凄冷。灰枸杞子开花,是不是它一生中最好的时候呢,我去网上找灰枸杞子开花的照片来看,结果图片模糊,星星点点一些白花,细瞧,花瓣中间漾几星粉色,花瓣与珍珠梅相似,却又带点西府海棠的韵味。珍珠梅的花时常见,白花瓣,米色花蕊,圆形花瓣上缀些圆形银色亮斑,素雅中更多一分清冷。街道公园随处可见人工栽植的珍珠梅,繁密的花从叶间钻出,远远看去,莹洁如山间冰雪。比较下来,开在深山的灰枸杞子花却似蒙了一层粉尘,仿佛委身红尘许久,清气已绝,暗香散尽。

秋天,灰枸杞子结出黄豆大小的果子,椭圆形,初为枣红色,两端带些灰绿。小果子带着长柄,一簇簇从叶丛中跳出,枝子又没有利刺,摘取方便。不过红色小果子尚不能吃,非要尝试,必一嘴酸涩。果子成熟,颜色渐渐变深,深紫色最终成为蓝黑色,薄薄一层果皮,用牙尖咬开,沙瓤肉质绵软而甜。小果子肉不多,里面籽粒两三枚,通常不会一粒一粒来吃,总是抓半把随便大嚼。我走上一面山坡,空旷处坐一坐,望望远方,吹吹风,听听鸟叫,逗弄一番忙忙碌碌的蚂蚁,然后穿过云杉林,再翻一面山坡,那些种子便一路散播。山中雨水多,它们大多有发芽的机会。

中秋时节,在山上,如果天气好,会多逗留半天。也没事可做,就闲逛。

村里人少,小孩子大多有活要做,我要是瞎逛,通常没有伙伴。假如中午时分还在山上,午饭便是灰枸杞子、西藏沙棘、悬钩子,以及小叶蔷薇和扁刺蔷薇的果子,偶尔也会找到野草莓和葎子。西藏沙棘和悬钩子生长在云杉林与灌丛的结合处,果子不多,需要将叶子一枚枚掀起来找。扁刺蔷薇的果肉内部有层细密绒毛,一旦吃多,咽喉肿胀发痒,小叶蔷薇的果子我们称为“鸭子嘴”,顾名思义,可吃的果肉很少。一番挑来捡去,只有灰枸杞子可摘来饕餮。

灰枸杞子叶子灰绿,稍带革质,新长出的叶片被满白色柔毛,叶子渐老绒毛渐褪。它的枝条纤细,姿态疏朗,如果单独一丛灰枸杞子长在山巅或者旷野,远观一定优美,可惜灰枸杞子大丛生长,连接成片,与一丛沙棘,或一片柽柳没有多少差别。这样普通的植物,很难出现在文学作品里。有一次,我读《呼啸山庄》,将书中山庄附近那些石楠换作灰枸杞子,结果韵味迥然不同:“那些群山紧锁的峡谷,那些灰枸杞子丛生的峭壁和山丘,冬天时,没有什么比它们更荒凉的了,可是在夏天,比什么都美妙神奇。”“在那晴朗宜人的天空下,我流连徘徊在这三块墓碑周围,望着飞蛾在灰枸杞子和风铃草中间展翅飞舞,听着那和风轻轻拂过草丛,我心里想,谁会想到,在这样一片安宁的土地下,长眠于此的人却并不安宁呢。”读时,除去地理意义上的不同,灰枸杞子到底没有石楠诗意。

想来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,贡布雷的山楂树更不能用灰枸杞子替代。

小学时候,学校离家远,中午不回家,常去门前树林嬉戏,有时,穿过树林,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。那是一面红砂岩的山体,有些地方,山体裸露出来,砂岩如红色瀑布,无法攀爬。可以爬的那一面山坡,山脚植被丰茂,树木成林,渐往高处,植被渐稀,

山脊处,只有匍匐枸杞子蔓延。那时自然不知道匍匐枸杞子学名,我们将其随意称呼,也没注意过匍匐枸杞子开花。资料说,匍匐枸杞子开出钟状粉色小花。我最熟悉的钟状粉色小花是红花岩生忍冬,极香,仿佛袖珍的香水瓶,翻资料见到钟状粉色小花,就想到它。匍匐枸杞子结出鲜红色球形小果,模样像小几个号的山楂,果皮硬而厚,籽大,果肉微乎其微,且酸,说吃,不过是糟蹋果子罢了。

匍匐枸杞子形似藤蔓,满山坡爬,它的红色小枝却并非藤蔓那般柔软。我们很少去碰那些没有弹性的枝子,不会坐于其上,更不会穿行其间,最终连果子也很少去摘。无人问津,鸟雀不光顾,匍匐枸杞子便肆意伸展触角,兀自独行。秋天,叶子变红,远处看去,一坡红色深深浅浅晕开。

那时我们也会坐在枸杞子旁边,将山下细细打量:青杨林中,村庄隐伏,黑色灌丛沿河道延伸,河流细弱,微光闪烁,坡上田地阡陌分明,风过处,青山起伏,白云出岫。

后来的很多日子,我也曾爬过一些高山,见到景天雪莲,熟悉杜鹃龙胆,唯独匍匐枸杞子,再不见它们爬行蔓延。以为某种缘分已尽,里程碑竖在那个金秋,不料这个秋天,又遇它们。

雨中去一面花海。一坡向日葵百日草长寿菊金盏菊鲁冰花绽放,湿漉漉却又姹紫嫣红,山岩上,古人开凿的山洞修葺出来,供游人参观。行走其间,遇到几丛匍匐枸杞子爬在岩壁,枝子健硕,小果子已经成熟。停驻观赏,甚为惊喜。工作人员介绍,这丛匍匐枸杞子由专人看守。我问何故,工作人员说,游客总会趁人不备,掐一些匍匐枸杞子回去,做盆景。

原来野生的匍匐枸杞子可以做盆景,那么野生的鸟会因此而忧愁变老吗?

父亲

李晓燕

穿行在土匪出没的山路上的少年。

当漫漫黄土飞扬时,
您是否会想到?
从此你将越走越远,
走出故乡和奶奶祈盼的目光。

从未敢细想,

有一天您会永远地离开,
总幻想着时光能慢些再慢些,
让善良慈祥的父亲再陪陪我们。

当别离骤然降临时,
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梦。
梦醒了而您却永远地不见了,
才知道有一种距离用光年也无法抵达。

愿天堂在您脚下,
愿天堂也会下雪,
洒落在您慈祥聪慧的额头上的雪,
是儿女们无尽的思念……

下雪了,
您那边冷吗?
雪花飘扬的日子,
忧伤的思绪总能飘向您。

多想再听您说起过去,
那离家外出求学的往事,
那独自行走在秦岭山谷,